

广东文学
作品精选丛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09 - 2013 广东短篇 小说精选

GUANG DONG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广东文学
作品精选丛书

2009 – 2013
**广东短篇
小说精选**

GUANG DONG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广东短篇小说精选：2009～2013 /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8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
ISBN 978-7-5360-7173-5

I. ①广… II. ①广…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0374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欧阳衡 蔡 安 林 菁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礼孩书衣坊

书 名	广东短篇小说精选 2009—2013 GUANGDONG DUANPIAN XIAOSHUO JINGXUAN 2009—2013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5 4 插页
字 数	38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 2009-2013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 2009-2013》
丛书编委会**

主 任：吴伟鹏

编 委：吴伟鹏 孙丽生 张建渝 杨 克
范英妍 李国伟

主 编：吴伟鹏

副主编：孙丽生 张建渝 杨 克 范英妍
李国伟

统 筹：熊育群

编 辑：黄金明 姚中才 王威廉

序

吴伟鹏

岭南春来早。广东是改革开放的一方热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上，生活如此斑斓壮阔，每天都演绎着大时代的小故事。这为广东作家带来了得天独厚的创作素材，也使作家们遭遇了新思考、新挑战。这些年，广东作家勤奋笔耕，勇于探索，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们抒写岭南变迁、反映时代生活，表达精细情感，还把笔触伸入历史的深处或把别处人生体验带进岭南，全景式的社会生活画卷展现在他们笔下，岭南作家群正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这套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选取2009—2013年广东作家发表在国内文学名刊上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结集而成，基本勾勒出广东文学发展的轨迹和广东作家创作的概貌。

我们欣喜地看到广东年轻的作家正在迅速崛起，“70后”、“80后”作家作品开始占据全国文学大刊重要席位，成长为广东文学的中坚力量，使得这套精品丛书充满了朝气活力。他们之中有的出生在广东，有的求学于广东，有的工作生活在广东，无论来自何方，他们已经扎根岭南，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愈加炽热，认知愈加深入。广东年轻作家群的崛起，带来了广东文学继往开来的好局面，广东文学也因此更具清新而旺盛的生命力。

在广东籍作家对本土文化深挖精琢的同时，众多移民作家也加入了对岭南文化的书写当中，丛书散发着越来越浓郁的岭南气息。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给广东文学带来了新视野、新感知、新表达和新风貌。他们正在融入这片火热的土地，成为这片土地的歌者。“移民作家”与“本土作家”之间的界限悄然消弭，他们一道成为了岭南文学的继承者、创造者。

新世纪以来，城市化的浪潮渐行渐近，且行且高。城市不仅吸纳着活跃的资本、聚集着优秀的人才，而且也成为了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力量。当代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聚焦城市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对当代中国城市独特体验有了新的深度，呈现出新的气象。“城市文学”不再仅仅是题材意义上的命名，而

是成为具有现象学内涵的写作场域或观察视角，标志着城市文学正在走向成熟。广东拥有中国最密集、最繁荣的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广州、深圳两大城市居住人口都已超过千万，成为世界级的巨型都市，因此，今天的广东文学已突破传统乡土风情展示的局限，呈现出更多现代城市文学的特征。比如以往热议的“打工文学”其实也属于城市文学的范畴，是某一阶层对以现代性为表征的城市生活的批判与反思。再比如，许多作家写城市生活的困境与希望，其笔触已经从外在的庞大而完整的城市形象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具体细节以及城市人的微弱的情感涟漪。可以说，在表现人与城市生活的深层关系方面，广东的城市文学已有所突破，不论在书写城市的作品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行走在了中国文学大潮的前列。

广东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在遴选的过程中，广东文学院的诸位编辑批阅了大量的作品，以文学性作为最重要的入选标准，选本关注的是广东作家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通过文学作品对现实有了怎样的呈现与思考，对心灵世界有了怎样的挖掘与探寻，尤其是，他们对广东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有了怎样的体认与发现。

丛书在编选编排上，入选作品排序均按姓氏笔画，每个作者只能入选一类体裁的作品。由于篇幅所限，丛书没有收录长篇小说。坦率地说，选集难免挂一漏万，因人力物力等种种原因，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谅解。我们愿意这套丛书是文学大海上的一枚浮标，引领读者得以品味广东文学这五年的旖旎风光。

是为序。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Contents 目录

001	莫思归	马 拉
010	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出差	弋 铎
027	轨道八号线	邓一光
041	第二人	王威廉
064	遇见穆先生	旧海棠
073	结扎	陈崇正
081	继续温暖	毕 亮
088	深圳西北角	吴 君
112	玉兰赋	彤 子
127	契阔	厚 圃
143	倒悬人	林渊液
156	下海	姚中才
173	绿皮车	南 翔
182	新生活	徐 东
203	白草地	盛可以
218	蹊跷的病	盛 琼
227	一瞬之夏	盛 慧
236	洗阿芳的事	鲍 十
250	誓言	奚 哈
278	往生	蔡 东

莫 思 归

马 拉

钱德宝在单位是个司机，开了二十年的车。二十年，坐钱德宝车的厂长换了三个，钱德宝连违章的记录都没有，他还是个司机，他本来以为他可以安安稳稳地退休的。钱德宝只出过一次事故，就是那次事故让他把命给丢了。

那天，钱德宝开车送厂长去省城。从海城去省城要六个小时，厂长说，老钱，你还扛得住不？要不行，我找别人开。钱德宝笑眯眯地说，行，莫说六个小时，十六个小时也行。厂长给钱德宝派了根烟说，你莫吹牛。车上路了，一开始，啥事儿没有。从海城去省城那条路，钱德宝走了不下一百次，闭着眼都晓得方向。钱德宝车开得小心，不小心他也开不了这么多年，但那天，车稀里糊涂地冲出了马路，钱德宝把厂长从车里拖出来，满头是血地背着厂长硬是走两百多米，一见到人，钱德宝就倒下了。等人把他们送到医院，钱德宝死了，厂长活了下来。

从医院回来，厂长说，我这条命是钱德宝捡回来的。他死了，我得给他一个说法。厂里给了钱德宝一笔抚恤金，厂长觉得还不够。厂长找到钱德宝的老婆说，嫂子，老钱的事情我对不住你，别的忙，我也帮不上。这样，厂里要人，我给你一个指标，顶老钱的职。刘彩娥听完厂长的话，松了一口气。埋了钱德宝，刘彩娥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她本来想，要是厂里不给一个说法，她就去厂里闹，无论如何要给她安排一个人顶钱德宝的职。她有三个孩



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已经结婚了，顶职是顶不了了。大女儿钱水红初中毕业，在社会上混了几年，整天跟一帮待业青年混在一起，涂脂抹粉的，名声臭了，刘彩娥不想让她去顶职。小女儿钱小红跟钱水红不一样，她喜欢读书，人也文气，正在读高三。

刘彩娥把三个孩子都叫回来开了个会。她说，你爸死了，厂里给了个指标去顶职。说完，看着三个孩子说，这个事情，我跟你们商量，把话说在前头，不要到时候说我办事不公道。儿子看了刘彩娥一眼说，你莫跟我说这个事，我想顶也顶不了。刘彩娥看着钱水红，钱水红一边涂指甲油一边说，你也莫看我，我晓得你不想让我去顶职，我也不想去。轮到钱小红了，钱小红怯生生地说，妈，我要考大学。刘彩娥拍了一下桌子说，哪个晓得你考不考得上？你们都不去是吧？你们是不是想我死给你们看，反正你爸都死了，我也没什么好活头了。钱水红对钱小红说，小红，你莫考大学了，考大学还不要工作？钱小红小声说，我还是想考大学。

刘彩娥在床上躺了三天，不吃不喝。熬到第四天，钱小红端了碗汤跪在刘彩娥面前说，妈，我去顶职，你喝口汤。喝完汤，刘彩娥又开了个家庭会议，刘彩娥说，小红答应去顶职了，我也把话说明白了。刘彩娥看了儿子一眼说，不是我不想你去顶职，你结婚了，按规定不能顶职，这个你不能怪我。说完，又对钱水红说，我晓得你想去顶职，顶了职就是国家的人，吃的是公家饭，不是做妈的偏心，这些年你搞成什么样子你也晓得。你去顶职，妈怕你干不长。钱小红低着头，刘彩娥说，小红，你高中也快毕业了，拿了毕业证，你去顶你爸的职，你读了书，有文化，要好好干，不能给你爸丢人。你爸在单位虽然是个司机，但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接着，刘彩娥说，我也不让你们两个吃亏。等我死了，房子归你哥。水红，我不要你养我。小红，等你上班了，工资你要交给我，我给你管。你出嫁了，我也不为难你，每个月工资你拿两成给我养老，还要给我送终。说完，刘彩娥看着三个孩子说，你们还有没有意见？儿子说，没有。钱水红说，没有。钱小红点了点头。

高考一考完，钱小红就进了厂。过了一个半月，钱小红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书那天，钱小红哭了一天。晚上，钱小红还在哭。钱水红爬到钱小红床上，抱着钱小红说，莫哭了，莫哭了，你都有工作了，大学读不读还不是一样。钱水红说，我要是能顶职，我笑都笑死了，你还哭。你莫说妈不偏心，妈就是偏心你。钱小红说，我想读大学。钱水红说，你现在想读也读不了，你顶职了。你要是敢跑，看妈不打死你。钱小红说，我晓得，我心里难过。等钱小红哭完了，钱水红拿着钱小红的录取通知书说，小红，你说，要是我拿你的通知书去读大学行不行？钱小红看着钱水红，好像不认识钱水红一样，你怎么读？你又没读高中，没高考。钱水红笑了起来，我们名字就差一个字，长得也像，我把我的户口改了鬼晓得哪个是哪个。钱小红说，那怕不行。钱水红说，这个你别管，试一下，能行就行，不行算伙。钱小红考的是师范，本科，中文专业。

到了九月，钱水红提着箱子去了省城，钱小红老老实实在厂里上班。一个月，钱水红没回来。两个月，钱水红还是没回来。过了四年，钱水红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钱小红在厂里当上了小组长。等钱水红当上校长了，钱小红还是个小组长。她们都结婚了，钱水红的老公在省教育厅当处长，钱小红嫁得还算不错，老公在铁路上上班，虽说是个养路工，也算是铁饭碗。儿子也大了，都读高中了。

钱水红每次从省城回来，都穿得漂漂亮亮的，给这个带礼物，给那个带礼物。有几次，还让老公开车回来。钱水红一回来，邻居街坊都围着钱水红看热闹，听她讲省城的故事，都说水红出息了，都在省城当上校长了，不简单。钱小红看不过眼，觉得钱水红是臭显摆，她也不想想她以前的名声，也不想想她那个大学是怎么读的。一想起这个，钱小红每月给钱刘彩娥，心里都疙疙瘩瘩的。钱水红倒是像没事儿一样，每次回来都给钱小红带礼物，有时是条项链，有时是条裙子，钱水红说，今年这个款式时兴，女人就应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钱小红不想要钱水红的礼物，每次又都收了，想起来也是人穷志短。钱水红每次回来都塞给刘彩娥一笔钱，一千两千的。给完钱，钱水红说，妈，你莫说我不孝顺，当年你虽然偏心，但你还是我妈，这钱你拿着。刘彩娥就笑，说，水红有本事，是妈不对，妈看走眼了。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钱小红。钱小红有时也发脾气，妈，当年是哪个要我顶职的？要是钱水红老公不在，钱小红会指着钱水红对刘彩娥说，水红的大学是哪个考的，别个不晓得，你不晓得？刘彩娥就说，算了算了，都过去了。钱水红脸上一阵红一阵黑的，小红，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嘛？钱小红哼了一声说，什么意思你晓得，你莫在我面前人五人六的，我看得心里不舒服。钱水红说，哪个人五人六了，我不是就话说话吗？钱小红还想说什么，刘彩娥说，莫说了，莫说了，你们两个一见面就吵，我也不晓得上辈子造了么孽，生了你两个冤家。钱小红说，你莫以为我不晓得，你现在看水红发达了，心就偏到水红了。你也不想想，你每个月的钱是哪个给你的。你看不起我，我丢了你怎么人撒？我要是当了厂长了，你么话都没得说。钱水红说，跟你说不通。钱小红说，那还是我不讲道理了？

厂里的效益还好，每个月能拿到两千多块钱，在海城，这个收入算不错了。钱小红的老公马钱在铁路上当养路工，一个月也有两千多块钱。两个人加起来，就是五千多。海城到处都是下岗工人，他们两个都在国企上班，拿的是铁饭碗，挺让人羡慕的。不见到钱水红，钱小红觉得日子过得挺好的。一见到钱水红，她的心病就发作了。马钱对钱小红说，算了，都是命，没什么好说的。你要是读了大学，我也讨不到你做老婆。钱小红打了马钱一下说，你个没出息的，儿子一定得上大学，不能像你活得那么窝囊，老婆都受人欺负。

钱小红平时话不多，一天难得说几句话。每个月，钱小红给刘彩娥送钱，不多不少，五百。每次给钱刘彩娥，钱小红都不舒服，倒不是钱的问题，她看不惯刘彩娥的样子，一见到钱，刘彩娥就搓了搓手，一遍一遍地数，数完了对着光照照。钱小红看不过眼，她说，我还拿假钱骗你不成？刘彩娥笑眯眯地说，现在假



钱多，哪个不怕！收了钱，刘彩娥也不留钱小红吃个饭，她说，下个月你记得啊！马钱说，钱小红，不是我说你，你妈就是个财迷，就是个见钱眼开的货！钱小红说，你别那么说我妈。马钱说，本来就是，她对你什么时候像对女儿了？你就是她的长工。水红不是挣钱了么？她干吗不找水红要钱，整天问你要算怎么回事儿？马钱不说还好，一说，钱小红就恼火了，她觉得她真是亏到死了。

儿子在念高三，眼看就要高考了。钱小红觉得她的日子也快出头了，等儿子大学毕业，她再干几年就退休了，就能去给儿子带孙子。儿子住校，平时家里就两个人，马钱和钱小红。下班了，钱小红去菜市场买两个菜，随便弄弄，就对付过去了。钱小红身体有点不舒服，人总是懒洋洋的，她懒得去看医生。看医生贵，再说了，她也说不清到底哪儿不舒服。马钱说，你还是去看看，要是真有什么事就晚了。钱小红说，不看了，儿子要读大学了，学费贵着呢，能省就省着点。

等儿子上了大学，钱小红身体里疼得更厉害了。晚上睡觉，钱小红按着胸口说，马钱，我这里不舒服。马钱伸手摸了摸钱小红胸口说，这里？钱小红点点头说，嗯，有点涨。马钱说，经常疼？钱小红说，也不是，就是觉得不舒服，有点不对劲。马钱说，怎么了？钱小红坐起来，挺起胸部说，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马钱看了看，钱小红的胸部一直都很挺拔，即使生了孩子，年纪大了，胸部也没有明显地下垂。马钱说，好像没什么。说完，仔细地捏了捏钱小红的乳房说，感觉跟以前差不多。钱小红说，这阵子乳头经常有东西流出来，好像有点凹进去了。马钱又捏了捏钱小红的乳头问，疼不疼？钱小红摇了摇头说，不疼。马钱说，年纪大了可能都是这样的吧。钱小红说，要真是这样那还好。

又过了几个月，钱小红对马钱说，马钱，怕真是有问题了，我都有点怕了。钱小红脱了衣服，把两只乳房赤裸裸地亮在马钱眼前。这次，马钱也看出来了。钱小红的两只乳头已经缩进了乳房里面，乳房上的皮肤也粗糙了。马钱摸了摸说，要是不放心，明天去检查一下，你莫吓人。

进了医院，检查，又是抽血，又是X光。隔了几天，化验结果出来了，是马钱去拿的。马钱拿着化验单，找到医生。医生看了看说，你老婆？马钱点了点头。医生皱了一下眉头说，赶紧让你老婆来住院吧！马钱吓了一跳，怎么了？医生说，要是没错的话，你老婆应该是乳腺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一听完医生的话，马钱一下子僵在了那里，拿着化验单的手也抖了起来，严重么？医生说，癌，你说严重不？赶紧进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回到家，看到钱小红，马钱话都说不出来了。钱小红一边做饭一边说，单子拿回来了？马钱坐在沙发上，看着钱小红，钱小红脸色还不错，要不是医生那番话，打死他也不信钱小红得了癌。马钱说，拿回来了。钱小红走过来，拿起化验单看了看，又放在桌子上，医生怎么说？马钱说，医生说明天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钱小红说，又是检查，医院只晓得骗钱，得个感冒都能诊你几百块钱，我不去了。马钱说，哪能不去，医生还没确诊，明天我请个假，跟你一起去医院。

做完检查，又等了一天。马钱找到医生，医生说，赶紧住院吧，都晚期了。

马钱好说歹说总算把钱小红拖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钱小红很不耐烦，她说，马钱，你干吗，到底怎么了嘛？马钱的眼红红的。钱小红说，有事情你说嘛，你一个大老爷们声都不吭，眼泪巴巴的干吗？钱小红说完，马钱就哭了。见到马钱哭，钱小红心里一下子也凉了，她晓得肯定出大事了。医生说你是癌。钱小红的手按在胸前，她明白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钱小红坚持要出院。回到家，钱小红对马钱说，马钱，我的病我晓得了，得了癌，想活也活不长了。在医院里，我也想明白了，就算把我这两个累赘割了，再化疗，我也活不了几年，我不想受那个罪，要死我也留个全尸。马钱说，你莫舍不得钱，钱花了还能赚。钱小红说，你莫说我们没钱，就算有钱也折腾不起，癌就是个无底洞，你拿金子也填不满，我也受不了那个罪，你就让我在家里好好过过日子，哪天真要死，那也是命。马钱说，你得了癌，我不能不给你诊，不给你诊，你家里人要骂死我。钱小红说，我得的癌，不关他们的事，你莫管他们怎么说。

在家里住了两天，钱水红回来了。一进钱小红家门，钱水红指着马钱的鼻子就骂，马钱，你还是不是人？你老婆得了病，你不给她诊？你是不是巴不得她死？马钱想说什么，钱小红接过话说，你莫怪他，是我不想诊，你又不是不晓得，得了癌的，哪个能跑得脱？钱水红拉着钱小红的手，眼睛红了，她说，小红，你莫舍不得钱，你没钱姐出，姐心里过不得。钱小红甩开钱水红的手说，我不要你的钱，我也不去诊。钱水红说，小红，我晓得你心里埋怨我，就算我欠你的行不？钱小红笑了笑说，你不欠我的，你哪里欠我的，我也欠不起。钱水红说，你莫说了，我让你姐夫在省城给你找了个医生，你跟我去看，钱我给你出。钱小红说，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等我儿子毕业了，你给他找个好工作，就算报答我了。钱水红说，那是两码事，那个你不说，我也晓得帮你办，你还是先看病。钱小红说，你们也莫多说了，我说了不看。

从医院回来，休息了几天，钱小红又去了厂里，她觉得她要是天天在家呆着，怕是死得更快。刘彩娥知道钱小红得了癌，来看过钱小红几次，看到钱小红，刘彩娥有话想说，又不好说的样子。钱小红说，你莫担心，只要我没死，每个月该给你的钱，我还是给你。说完，从抽屉里找出五百块钱说，该你的钱，我一分不少你的。刘彩娥接过钱，数了数，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给钱小红倒了杯水，我也不是爱钱，当年让你顶职的时候，我们都说好了，我要靠你养老，哪个晓得你又得了这个病。钱小红说，那你是怪我了？刘彩娥说，我怪不了你，本来我是要死在你前头的，我还不晓得我后半辈子怎么过。钱小红看了看刘彩娥说，你以为我想死？你以为我活得不耐烦了？说完，眼泪就出来了。刘彩娥给钱小红扯了张纸巾说，好了，莫哭了，哭得烦死人。临走时，刘彩娥转过身对钱小红说，早晓得你要得癌，就不该让你顶职，要是让水红顶，还能给我养老。钱小红哭得更厉害了，她一边把刘彩娥往门外推，一边说，你走，你走，我没你这个妈！

等刘彩娥走了，钱小红哭得撕心裂肺。哭完了，她打开电视，想起来该做晚



饭了，马钱还没回来。自从钱小红病了，马钱回家就晚了，有时候回来，也是带着一身酒气。钱小红知道马钱心里难受，她说，马钱，你莫难过，儿子也大了，等我死了，你再找个人。马钱说，我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你以为个个像你妈一样，你都得了癌，她还好意思问你要钱。钱小红脸一沉，我没妈，那不是我妈。

钱小红得了癌，马钱见到钱小红都是缩手缩脚的。以前，马钱老是喜欢缠着钱小红。马钱初中毕业出来上班，娶了钱小红，马钱心满意足。钱小红书比他读得多，人长得比他漂亮，性格也好。和钱小红结婚那会，同事个个都羡慕他，说他讨了个好老婆。那会，他也是这么觉得的。即使儿子读大学了，钱小红的身材还是没怎么走形，该凸的凸，该凹的凹。钱小红胸前的那两个宝贝，给了马钱多少欢乐，马钱想都想不过来。现在，那两个宝贝成了累赘，一想到里面癌细胞正在分裂，扩散，马钱就觉得心慌。钱小红经常捏她那两只乳房，一边捏，一边皱着眉头。她说，马钱，你摸摸，这里是不是变硬了？马钱伸手捏一下说，差不多吧，没什么变化。但那里确实是变硬了，而且乳房上的皮肤慢慢地变厚，变硬，毛孔扩大，像一张橘子皮，两边的乳房看起来也不对称了。马钱不太愿意去摸钱小红的乳房，他觉得恐惧。

钱小红得癌之前，马钱和钱小红的性生活堪称完美，马钱迷恋钱小红的身体。自从知道钱小红得了癌，马钱就很少碰钱小红了，即使碰也是钱小红要求的。从医院出来一个多月，马钱没碰钱小红一次，他有欲望，但他宁可自己解决。有天，在床上，钱小红说，马钱，你有两个月没碰我了吧？马钱说，有吗？钱小红说，有，我记得的，以前你一个礼拜都忍不住。说完，钱小红把马钱的脸扳过来说，你是不是也嫌弃我了。马钱说，没有，哪里有的事儿，都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个。钱小红说，那你干吗不跟我做爱了？马钱说，你不是病了吗？钱小红笑了起来，我得的是乳腺癌，别的地方又没有坏，你怕什么？马钱说，你都病了，我哪里还好意思。钱小红说，以前我来月经你都好意思，这会儿不好意思了？说完，钱小红说，你要是真爱我，你就跟我做。马钱说，不要了，不要了，你不要乱来。钱小红不管不顾地脱马钱的衣服，亲马钱的身体。进入钱小红的身体时，马钱抖了一下，他感觉不到兴奋，相反，他觉得身上的肌肉紧张，动作也是僵硬的。钱小红搂着马钱的头，往她的胸前压下去，马钱亲了亲钱小红的乳房。钱小红又把马钱的手拉到她的胸前，马钱握住了钱小红的乳房，像握着一个易碎的瓷器，几乎不敢动作。过了几分钟，马钱如释重负地从钱小红身上下来。钱小红翻了个身，等钱小红睡着了，马钱偷偷起了床。在水龙头下，他一次次地冲洗自己的身体，像要把皮洗脱一样。

钱小红不去医院，药还是要吃。每个礼拜，钱小红都要去医院开药，医生见到钱小红就摇头，钱比命还贵？命都没得了，要钱要么用。钱小红笑笑说，我晓得命比钱贵，你当医生的，你也晓得，得了我这个病，不是钱的问题。诊一下，就说让活人安心，人总还是要死的。我也不怕死，不浪费这个钱。每天，钱小红要吃一大把红红绿绿的药，吃药前，钱小红一颗一颗地数，不多吃一颗，也不少

吃一颗。说真不怕死，那也是假的，没人在身边，钱小红也哭，越哭越觉得自己命苦。她才四十出头，本来以为还有大把日子好过，没想到这么快就到头了。钱小红放不下儿子，她想看着儿子出来上班，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姑娘结婚，生个孩子，那样，就算她死了，她也没什么遗憾的了。现在看来，她是等不到那天了。至于马钱，钱小红也觉得对不住他，得了这个病，不花钱也花了不少。儿子上大学，以前的那点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以后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还有就是马钱四十多岁了，中年丧妻，也不晓得将来能不能找个人，就这么半路上把马钱抛下，钱小红放不下心。两人在一起快二十年了，虽说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到底还是熬成亲人了。钱小红让马钱等她死了去找个人，也不是心里话，想到自己男人真要去个人，到底还是觉得不舒服。

厂里离家里近，走路的话，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钟。每天中午，钱小红都回家吃饭，说是吃饭，其实也就是随便对付一下。马钱上班一上就是一天，早上出去，下午才回来。要是家里没有剩饭剩菜，钱小红就在下班路上买两个馒头，或者两个包子，回家就点开水吃了就算了。晚上下班，钱小红会买两个菜，她不吃，马钱也要吃。刘彩娥有天中午到钱小红家里，钱小红正在啃馒头，刘彩娥瞪了钱小红一眼说，你就吃馒头？钱小红一边喝水一边说，嗯，懒得做饭。刘彩娥说，你怕是舍不得钱吧？钱小红啃了一口馒头，一个人吃饭，搞东西麻烦。刘彩娥把钱小红的馒头抢过来，扔在地上，你说你是不是命贱？你都是要死的人了，你省着干吗，留给马钱养老婆？你不晓得给自己煨个汤，你吃好点，活长点不好？钱小红不紧不慢地捡起馒头，用袖口擦了擦说，我舍不得是我的事，你管不到，我每个月又不是没给钱给你。刘彩娥突然擦了把眼泪说，你到底还是我女儿，别个不心疼你，我心疼你。听到刘彩娥的话，钱小红笑了起来，你心疼我？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是怕我死得早，没人给你养老吧？那我跟你说明白了，我问了医生，得了我这个病，又是晚期，跑是跑不脱了，要是命好，还能撑两年，命不好，过不了几个月就死了。刘彩娥哭起来，我也不晓得你是怎么回事，别个个怕死怕得很，就你不怕死。你屋里马钱也不是个东西，看你这个样子，还让你上班。钱小红吃完了馒头，喝了口水说，那是我要上班，不关马钱的事，你莫赖他。说完，看着刘彩娥说，你有事没事？没事你回去，我要睡觉了。刘彩娥站了起来说，我不管你的事了，我不管了，你死了后悔也来不及。

马钱回了家，钱小红问马钱，马钱，要是我死了，你怎么办？马钱愣了一下说，我能怎么办？我听天由命。钱小红说，你会不会再找个女人？马钱好像生气了，你说这个干吗！钱小红叹了口气说，其实我也想明白了，我死了你才四十几岁，你肯定还是要找女人的。马钱摸了一下钱小红的额头说，你不是发烧了吧？钱小红摇了摇头，我是乳腺癌，又不是发头昏，我清楚得很。说完，看着马钱说，我死了我管不到，我还活着，你要对得起我，你晓得吧？不能让人看我笑话。几个月你没近我身了，你心里想什么我晓得，我不怪你。换了是我，我也有心理障碍。马钱没说话，低下头去摆弄电视，从一个台换到另一个台。钱小红拍了一下



马钱的手说，好了，算我没说，吃饭吧。

日子一天一天就过去了，钱小红到底还是扛不住了。她对马钱说，马钱，我疼得厉害，怕是不行了。马钱说，我们去医院吧。钱小红说，要去医院早去，现在去干吗！马钱说，再去不行了，屋里没人照顾你，去了医院，起码还有人照顾你，能吃药吃药，能打针打针，人没那么吃亏。钱小红想了想说，那就去吧，要死就死在医院里，死在屋里你以后接不了新人。马钱瞪了钱小红一眼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话！

一进医院，钱小红感觉彻底地垮了。病房里的病友都是癌症，都是晚期，一个个化疗得头发都快掉光了。明知道没作用，钱小红还是做了化疗，不做还好，一做化疗钱小红感觉命都快没了。马钱还在上班，刘彩娥到医院照顾钱小红，扶着钱小红上厕所，给钱小红打饭。病房里很少有人说话，一个个低头看报纸，要不就看着窗子外面的天空。病房里的人走一个，又来一个。有护士进来收床铺，钱小红就知道，又有一个人死了。钱小红觉得，这个病房就像临时的停尸场，进来的都得去太平间，只是时间问题，说不定哪天就轮到她了。钱小红对刘彩娥说，妈，我死了就没人给你钱了，你去找水红，水红欠我的，让她还给你。刘彩娥说，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话，你是存心让我心里不安宁。钱小红说，我走了倒是一了百了，把你们都拖累了。刘彩娥说，莫说了莫说了，你说得我都要哭。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钱小红觉得身体里有这个东西在左奔右突，让她睡也睡不安宁。她想，她可能是真的快要死了。吃过了午饭，刘彩娥回去了，钱小红对护士说，护士，我要回去一下。护士说，你病得这么厉害，哪里能回去，要么东西让你屋里人送过来。钱小红说，他们都有事，都忙。我住得近，坐个车几分钟就回去了。护士说，你这个事我做不了主，你找医生。钱小红说，那你帮我叫一下医生。等医生过来，钱小红跟医生说了几句，医生想了想说，你要回去也行，早去早回，晚点还要打针。钱小红说好。

从医院出来，街上到处都是人。路边的树木葱葱郁郁，生机勃勃。钱小红觉得身体里没有力气，走路像在飘一样。她穿的是进医院时的衣服，现在显得有些宽大了。从医院到家里，很近，走路也要不了半个小时。钱小红没有坐车，她想走走。半个小时的路程，钱小红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走走停停。走到门口，钱小红又坐了一下，然后才站起来开门。

门开了，屋里和往常一样，只是脏一些，乱一些。钱小红想，她要是真死了，家里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三点多钟，马钱应该还在上班。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会，钱小红想去卧室收几件衣服，她感觉到她的日子已经差不多了，要把衣服先找好，马钱一个大男人，粗心，他不晓得她想要哪些。钱小红走到门口，推了一下门，门没开。她摇了几下门锁，门还是没开。她听到里面有声音在响动。钱小红拍了拍门框，门还是没开。钱小红回到客厅，在放钥匙的抽屉里找钥匙，等她转过身，卧室的门开了，钱小红看到马钱红着脸站在卧室门口。钱小红说，今天没上班？马钱的头更低了。钱小红拿着钥匙走到卧室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她手里的钥匙掉到了地上。一个女人站在衣柜前面，头低着，头发把脸都遮住了。马钱看着钱小红说，你怎么回来了？钱小红说，她是谁？马钱说，你莫多想。钱小红指着皱巴巴的床单说，你叫我莫多想？是我想多了？马钱扶起钱小红坐在沙发上，女人像条泥鳅一样滑出了房间。

钱小红的眼泪“哗哗”流下了，马钱坐在钱小红身边给她扯纸巾。钱小红一直流眼泪，一点声音都没有。等流完眼泪，钱小红对马钱说，马钱，我跟你说了，我死了你找哪个都行，我还没死呢。钱小红说，我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还怕死在屋里你找不了新人。你就是这样对我的？马钱搂过钱小红瘦瘦的肩膀，用力地把她搂在怀里。两个人一直坐在沙发上，没再说话，直到天色暗下来，房间里什么都看不到了。钱小红想睡了，她想睡在这片明亮的黑暗中，不再醒来。

（原载《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马拉，1978年生，诗人，小说家，中国作协会员。在《收获》《上海文学》《大家》《作家》《山花》《青年文学》《文学界》《小说界》《江南》等刊发表长篇小说四部，中短篇小说约百万字，诗歌见各大刊物。



一九七九年的一次出差

弋 铎

上午第三节课的时候，音乐老师把我叫了出来。音乐老师姓汪，她很少找我，我一直以为她和妈很熟，刚有她课的时候还心里得意得不行，自以为有了一座赖以依靠的后山，直到有一次她在课上冲金辉发了好大的火，把金辉那么坚强、锈了的铁钉扎到脚板心里都没哭出来的眼泪都给招出来了，我就开始怵她。

她的办公室里有一架脚踏风琴，在每回上课时由强壮的四个男生搬到教室里，我一直覬覦能去触摸里面的琴键一次。

汪老师对我说：“你跟你妈说一下，让她帮我带条紫色的绸巾回来。”她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揉得很皱了，可能还不小心在水里浸过，有点条条坎坎得发白。我呆了一下，没有敢立即去接那张钞票。

汪老师还在说：“就是那种紫，你懂吗？有点茄子色的，没熟的那种淡茄色，带点粉的。千万不能是熟透了的那种茄子紫，那可有点泛黑了。”她的嘴“嗬吧”了一下，环顾了办公室的四周，找不着能给我说出的相近的色泽。其时她和美术老师在一起办公，我本来想提醒她用美术老师的色板给我看一下，可是我到底怕她，没有敢说出自己的主意。

熬到第四堂课上完，准备收拾书包回家了，大队辅导员刘老师也过来我们班上，她在教室门口高声唤我：“李月红，你到大队委来一下！”

金辉冲着我走过来，金辉对我说：“你妈要出差了，已经定下了，我爸昨晚就给我妈说